

日九月二十年四十二百九千一

星期二

學 匯

第四百三十七期

刊 副 報 日 風 國

學 匯

下：
亦版要請：

錄 目 期 本

請大家聲援在滬獄的持平

革命政府

無政府和孔子

地獄靈魂記

囚籠

革命家的人生觀

一生

南支那無政府主義者同盟對俄政府抗議書

克魯泡特金著

震天譯

索非

囚徒

春台

莫泊三著

殘紅譯

請大家聲援在滬獄的持平

夢

我偏偏腦海中還記得數年前遠東運動會發放傳單，為東亞黑旗運動事件第一聲。那時被惡差捕去五人，一度死、三已出來，還有一個判了十年監禁的持平。因為放手槍，警示羣衆，所以把他單獨的判得重，曾幾何時，他的苦生滯肉血的束縛快要機會可以恢復了，我們瞻望前途，還是黑沉沉的對死者有什麼可以安慰他們呢？我們失了良好伴侶，覺得心中時起一種不快之感，何況我們的熱誠真正的同志，數年不見，豈不更是一大恨事？所以我們求大家同志急應共同想一詳細周慎的方法來援救他出獄，回復他肉體的自由，索非脫離了魔獄，是我們頂歡欣的事，瞻此念彼，寧不傷懷！同志們！大家起來設法援救！大家起來設法援救！

以上諸書，請向上海廣東路地盤豆口郵政局郵政代售處函購。

革命政府

(續)

克魯泡特金著
震天譯

這是不免的，必然的，不能不如此的。因為消滅政府不是秘密會社或幾個革命團體所能做到的，這些會社與團體的機能與歷史的使命不過是預備革命的精神罷！當革命精神預備好了——又遇有外來境况的協助——最後的衝擊也即到；但此種衝擊不是從幾個政黨的團體來的，是從各種社會之外而革命中間來的。八月二十日（一八四八年）勃郎（Barrere）的呼聲還未得已上的反應，四大以後人說政府推倒了。但那時運動的政教不是切氏的黨徒；是平民全體，把君主推倒了，也是幾千百萬的平民，但可惜又把正在最近二年間出名的滑稽家重抬上台了。當革命要暴發的時候，當空氣中覺着暴動氣味的時候，當「成功」成為確定的時候，遂即就有幾千百萬的新人物，向來沒有受過秘密會社直接影響的人物的好像一隊一隊的食肉鳥飛到戰場上彼此分割死者的腐肉一樣的來加入運動。就是這些人助成最後的衝擊，然而他們設若還，以爲這預備是必要的思想，他們想把這些「不倒翁」式的溫和黨派爲他們的統治者。以此觀之，陰謀黨保持專政的成見不知更無以聞止是抬他們自己的敵人上權力舞臺呢。

我們以上所說的話對於與其說是「革命一無事說」是「政治機關」Eminent-politique。那方面尚是實正的，那末，對於我們所欲做的革命——會社革命——這方面格外實正。因爲設立無黨派的政府，發揚無論何種革命的並能使入服從的權力——則首就比革命的步伐阻止了。至於論到此種政府所能做的野舉可以說「全無」，壞事呢，可以說「無假」。

實際到底底是怎樣的？我們對於革命所了解的是什麼？簡單回答一

本書的作者：

本書的聲價：

句說：僅僅作一種統治者的調換不是我們所願幹的革命。全而平民論估價一切社會的財富，剷除一切阻止人道發展的權力才可謂我們的革命。但逼浩大無涯的革命能否藉某種政府的法令來完成呢？我們在過去一世紀中曾見到波蘭的革命專政者哥齊威斯哥 Kocielo 宣布了廢除私人農奴制的法令之後，過八十年長期時間，農奴制方才取消了。（註）此種法令被議於一七九四年五月七日，頒布於本年五月三十日。——即使此種法令並諸實行，實際也不過是改革私人奴隸制與某種之繼承權罷！。我們曾見到法國革命時的「民約」La convention——他的頌揚者稱爲全權的「民約」怕人的「民約」，——說從地主手中奪轉來的一切「市府」的土地，皆由每人均分，不料此種法令與別的一切法令一樣也不過是幾個死字罷了，因爲欲使此種法令並諸實行，鄉下的無產者非再經過一種革命不可，因爲革命是不能藉法令而成功的。老百姓想平民奪取一切社會財富的行動成爲有效的事實，平民非把他自己向來過慣了的奴隸生活拋擲了不可，他非架了一切人的命令，自己一往直前去幹是不爲功的。然而專政正是阻止此種激發趨勢的東西，再者，無論這種專政的用意如何善良，想他去促進革命一步是萬不可的呀。

政府——即使是革命家理想的政府——於我們所要完成的破壞舉業上，既然創造不起新力，并呈不出半點好處——那末，必隨破壞而起的建設事業更不必等他了。社會革命要引起的經濟改造非常浩大，非常深遠，今日以財產與交易爲基礎的一切關係皆要受他的轉移，所以一個或幾個人去預備必發生於將來社會中的各種社會法式可 omies social 是不可能的。此種「新社會法式」的預備祇有藉民衆公共的工作才能成功。想滿足當私財產剷除了的時候所必起的許多

變換不止的情況與需要，祇有藉平民化的協和溫柔精神，祇有此種精神方能完成此種浩大的工作。一切外來的強權祇是這種必奔的建設工作的大阻碍，他更是不和與仇視的源泉。

革命政府的幻想，受了多少次事實的反駁；使世人吃，多少大虧，現在正是棄他的日子到了。「政府不能是革命的」的政治格言，我現在也可以承認了。世人時常與我們談起「民約」，但我們不要忘記了「民約」中所採取的一點，含有革命性質的方法也不過是那時立在一切政府之外的平民所幹的事實內結晶。詩人於來 Victor Hugo 《荷譯這俄，以吾不對故改》以他想像的文筆寫得好：唐東 Danton 催捉羅伯士比 Robespierre 馬拉 marat 看視唐東也催促唐東，即馬拉自己也受西姆年 Cimonstain 的催促——于氏以此形容「頗黨」enrages 與反叛者 Revolt's 俱樂部中的人物，實在確當。「民約」與他先的一切政體一樣，是人民腳上的「活球」罷了。

關於以上這些談論，歷史指示我們的事實如此確定：革命政府的無能與在這種名義下所發生的種種禍害又如此明瞭，所以自號社會黨的其派還很熱心的保存政府的思想真使我們莫名其妙；但要說明其中的理由也是簡單不過的。因為這般自稱社會黨的人與其許多的隨員所抱的革命概念與我們所願實現的革命概念完全不同。社會革命對於他們——與對於一切有產階級的急進黨 Radicals 一樣——好便是將來的事件，今日是不必顧問的。他們心中所想像的——但又不敢直截了當的自認——完全是別約東西與社會革命是無關的。他們是想創立一種與瑞士及北美合衆國大同小異的政府，並將他們所謂「公眾的事業」Service public 的東西歸一點於國有。他們所抱的希望與畢斯麥及美國總統位中的裁縫匠所主張的思想相彷彿，僅是民衆意

願與有產者的貪心中間預先立下的同盟契約罷了，他們對於完全充公 Expropriation Complete 願意是很願意的，但沒有勇氣去實現他，所以他們祇好把他寄到下世紀去。在未爭鬥之前預先進去與敵人媾和了。

至於我們呢，我們知道向有產階級下一死掣的時機逼近了，平民去奪取一切社會財富並使階級成爲無能地步的時候不遠了。至於我們，我說，我們於此不是不能有半點懷疑的，我們鞠躬盡瘁的衝入社會革命裏去，我們若在此種道上遇着無論何色的政府，我們既然知道他是革命前程的障礙，我們促他成爲無能的地步並把這般想來左右我們命運的貪妄者一氣掃盡。

世上沒有政府了，將位置讓給平民，讓給「無政府」呀！
——轉白工餘—— (完)

無政府和孔子 (續)

老 梅

再說立功的老先生們，功字從力從工，就是用力作工的意思，第一個要數盤古氏了，他老人家，不知爲了何事，有一天從渾沌裏跳出來，手執板斧一把，上開天，下開地，安排日月星辰，奠定山河疆土，真算頭一分大工作，出力之大是無能比擬的了！這雖是荒唐話，而一追想，天清草昧的時代，必有一幅開闢天地的精神，然後才能替人類立些非常事功，如堯先生率路德讓以啟山林，(禮儀說文訓短小，頗足顯出精神來)如獨先王蠶叢魚鼈五丁開山，都可以做開天闢地的小影，絕不能像現在的長衫客，生不做費力事，所以擔當的，我們便不能不願想一個盤古氏名號來紀念他老人家一下，也可以安妥他老在天仙的精髓。(莫道迷信，是條辭學家許可的呵，一笑！)其次如黃帝，是中國民族所尊奉爲萬世一系的共祖，他老人家也是大刀明斧，從

帕米爾高原，東奔下來，以力征經營出中夏這一塊大陸，立封建，創井田，均產於萬姓子民，（按子民二字，只黃帝能用別人不配！）務蠶桑，織布帛，始作衣裳，其功在萬世，贏得四百兆人，皆甘心承認爲「黃帝之子孫。」彷彿可以安他老人家心了，但不幸近來，出了些敗家子弟，不念他老人家當年艱難締造的功業，真是「昔也日開關百里，今也日盛關百里。」今天割安南，明天讓臺灣，這鼻閉界，那裏乘海盜，大好福折，一齊破碎，滿目青山綠水，所難何以爲情，不特使老祖黃帝不安，即對於近古愛國的遺老，也教他們瀟灑心淚於九天之上。話說的遠去了，且收回來，再講幾個著名立功的始祖，當堯之時洪水橫流，蓋蓋懷山襄陵，幸而出了個神禹，繼其父未竟的功蹟，剛娶新婦不到一年，生了一個男孩子，才過了四天，辛壬癸甲，呱呱而泣，他老人家接到治水的命令，唱了一齣別妻，把脚一跺，一直走了，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乘四載，奠山川，懸龍門，通大夏，導江河，疏汝漢，使洪水百道順流東入於海，然後人民得安土定居，故曰：「微禹吾其魚乎！」又曰：「禹之明德遠矣。」古人以功德爲一事，立功即是立德，禹一面立治水之功，一面即立救民之德，史稱他胼手胝足，盡力溝洫，故孔子大贊而特贊曰，「禹吾無間然矣！」真算千古治水第一工人，也算是第一完人，故曰「無間」。就是連一點醜態都沒有的呵！當時給他那忙的，稷益兩人，益焚山澤，稷播五穀，也是有功於社會的老者，照這樣一指數起來，恐怕下不了台，一句話，凡爲人類創造有益器物的，人，當他老年時代，筋力已衰，不復能作工，社會應該公養爲安他，才是正理，至於有些工作，從一面講似乎有利，從他面講又似乎有害，須大費一番研究審察才好，不然恐怕白費氣力，得不到社會信仰，那就勞而無功了，譬如秦始皇修造萬里長城，也算古今第一城工，但他的動機，在想保他子孫萬世

孽帶：你還在廣州否？

之業，可以說是他的一家的長城，若就防胡一面講，使中國數千年無邊患，都是長城防禦的功，其功不在一時在萬世了，然而又有人說，漢滿蒙各種不能早早同化，都因受了長城隔絕的害，便不算立功。這地方真有研究的必要！

地獄還魂記

（十五續）

索 非

過了一會，爾蓋捧了許多「果子」火燒回來拿去在火爐上熱了，並且爲我提了一壺開水進來，讓我吃，我就慢慢地吃了，正在吃的時候，只聽得他——可敬愛兵士——嚼聲對他同伴說：「唉！這樣一個可愛的青年，竟受了這般難受的罪！……唉！還不知明天將怎麼樣呢！……唉！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他究竟屈不屈！……唉！屈死了一個青年實在是很可惜的！……他的同伴們也斷斷續續地嚼聲附和他說：「可不是，無辜屈死一個青年，實在是很可惜的！……我們見的也多了，可是他真是太可憐了！……」說的時候，都呈露出多量的同情和嘆。

誰說兵士們是野獸，而完全沒有人性的，據我看來，他們能夠與我同情，便是人性尚存的一個確據，有時候他們果然十分蠻橫，似乎泊沒了他們的人性，其實乃是他們受了不容思索的命令的壓迫，軍國主義的毒害，和名利的誘惑，以致把人性拘囚起來，現出了不概設想的反人性的舉動，只要去！他們的壓迫，除了他們的毒害，絕了他們的誘惑，那時候，他們就一個個都是好人了。他們本來是好人，只看他們自然的憐惜我的同情，就可知道了，唉！萬不可要的壓迫，毒害，和誘惑，我希望大家起來幫着他們努力剷除這一切，教他們的人性永遠恢復自由，

那個可敬愛的兵士看着我把我「果子」火燒「吃完了，於是又婉聲安

獄我說：「不要難受，朋友，事情自然會水落石出的，不要擔憂，好好地靜養着……我去了，明日見。」說着，就走了出去，跨過門檻的時候，還回頭用他那副替人憂愁的神色的眼睛看了我幾眼，兩道眼跟着出去了。屋子漸漸靜寂起來，只剩下盞孤燈，兩個站崗的兵士，五個囚犯——一個是我，四個是我所不認識的另一案情的囚犯。

我的受了戀愛的麻醉的脊背，現在蘇醒過來了。阿呀！好難受呵！又痛又癢又燒又熱，好像千萬條水蛇正集在我的背上吮我的寶貝的血似的——阿呀，好難受呵！

受了過甚的創痛的脊背，就是想安睡一會，怎麼能睡得下去呢？而且那溫柔仁慈的親愛的睡神，早被邪惡的劇痛趕逃了，自然莫想安睡，既然這樣，我很想找出一種方法來解除我的痛苦，或是忘了我的痛苦。於是我索性坐了起來，當我坐起來的時候，兩個站崗的兵士說：「你躺下罷，靜養你的精神，明天還得過堂（受審）呢，先生！」我回答說：「不要緊！於是我乘此機會，與他們談話，希望藉此忘了我自己的痛苦！」

囚籠

(續)

囚徒

(本節未完)

五二
我要發問：

「人們的眼淚，
有幾個不是為衣食而流的？」

五二

不甯貼的情緒，
盤繞着不甯貼的心靈——

學 誦

呀，一回回織出煩悶。

五三

「阿呀，他死了！」

「唉，死了倒好，
免得活罪！」

五四

掃蕩落葉的秋風呵！

五五

囚籠裏夜鳥的鳴聲，
一聲聲唱出悲哀的調子。

五六

煩悶在我的心之琴絃上跳動着，
撥奏出雜亂的不協調的憂鬱的樂聲。

五七

憂鬱的心在煩悶之淵裏尋求愉悅，
煩悶却是深深地裹住了她。

五八

「撤但！」

我把樂交給你，
任憑你毀壞罷。」

五九

痛苦鎖住了心扉的門，
逼着她的主人——

彈出錚錚的哀音。

六〇

四雙的綠輝。

革命家的人生觀

(續) 春 白 (未完)

人生觀之在革命家的重要，稍有常識者，是不能否認的事實。即在革命家的自己心目中，也應有三分的認識，在歷史上我們所常見及的許多革命家，往往以人生觀的錯誤，以致革命的事業日所失敗，並且同時將個人的一副優美的革命精神，也因而一敗塗地！這樣的革命家與革命事業，實在自覺抱歉的不得了。但是此種自覺的革命家，或者也有見原的餘地，最可憐又可惜的是那些將五里霧中的生活奮做了極樂世界，大有百折不撓的精神。推原其故，就是他個人對於人生觀的問題，開却了。即如俄國革命，列寧跪在馬克司經濟史觀鐵圍之下，了不省心血，弄成了個非驢非馬的布爾雪維克，屢讀俄國革命史的異學的人道的讀者，沒有不與一般平民們洒幾點同情之淚的！如此的事實，而又產生出中國第一等尊重事實的獨秀先生。昨天見及『京漢鐵路總工會滿歐』一文，他知道獨秀先生對『二十七慘殺』之役，所謂崇而宏議之文章，僅是「孔明斥孝」。更知道獨秀先生所奉的經濟史觀，只是馬克思的香背。如此如他的革命家配不配呢？因此，我以為人生觀有研究的必要，而真的革命家更應於人生觀的問題。所謂總，為什麼以革命家的本身而論，個人的人生觀，首先能夠得到明確的觀念，雖然學悟不到人類的必坎兒呢，使人類認清了人生，而自己却能不待生覺的革命家來覺我，我是能自覺的，人生觀能在個人方面有如此的表演，同時不忘却了人生的全部，那末這樣的一個人，不是革命家，也是革命家了。復次，以人類的全體而論，個人的人生觀能

夠偉大，人類無論在任何方面的階級，會得到他的人生觀的正當概念，自然發生不出驅與被驅的事實，那末，革命一旦成熟，革命家的人生觀，也與革命的火勢同樣的爆發，如若人生觀破產，那末何革命之可言，更何配做革命家呢？再次，以時間空間而論，我們人類生活在此時此地，因歷史相沿的一切殘蹟，與各個國家民族的一切相仿的惡習，在人性上環境上都有莫大的魔力，革命家在革命的環境中，人生觀若不能明了，那末，對於革命的前途，更不知有若何的危險。我既以人生觀之對於革命家的關係如此的重要，所以能着眼在人生觀方面的革命家，也就是我理想中的革命家了。

一生

(續) 莫泊三著 殘紅譯 (未完)

但是約翰拒絕了，抽抽縮縮的哭着。他願意獨自個在，完全獨自個在這特別的最後一夜。尤林走上前來，「你不要那樣辦；我們那一塊兒在吧的。」她搖手，說不出話來。後來他纔說道：「那是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我願意獨自個在她傍邊守着。」醫生咕咕嚶嚶的說道：「讓那隨心的心思辦吧；乳母能夠留在接連着的屋子裏。」

教工和尤林贊成了，在他們自己的安歇上更有關係，皮可寺長又回去地下，他起來便出了屋子；他說道：「她是個惡徒，」用他說：「多米德比克」時候的同樣的口氣。

伯爵用他平常的口氣問道：「你不要吃一點兒東西嗎？」約翰不答應，不知道他是同她說話，他又重寫道：「你最好是吃點兒東西維持住你的肚子。」她用昏亂的樣子答道：「趕急讓爸爸去。」他便出了屋子打發人騎馬到里岸去。

她始終陷入了一種不動的哀痛之中去了，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覺不出，什麼也不明白。她只要獨自個在，尤林回來。他已經吃過了飯又問道：「你要拿什麼東西嗎？」她搖搖頭，他用一種比傷心却更降服的樣子坐下，沒有說話，他們都靜悄悄的坐在那裏，直到後來尤林又站起來，靠近約翰，說道：「你現在一定喜歡獨自個在着嗎？」她一股氣握他的手答道：「哦，是呀！不要管我！」

他在她的額上親了個嘴，咕咕嚕嚕的說道：「我不時的要進來看看你」他同丹都寫信去了，她把她的安樂椅滾到下一間屋裏去。

約翰閉了門子便打開了窗子。他覺得從那擺在草場上月光之中割下的乾草裏邊發出柔細的氣息，這似乎似諷語似的困惱着他的感情。

她回到牀上，握住一隻沒有生氣的冷手用心看她的母親，她似乎比從前更安甯的睡着了，每一種氣息便搖動的蠟燭的灰色光使她的臉面顯出活潑的樣子，彷彿她已動蕩了。約翰記起了一切她兒童時代瑣碎的遭遇，尼庵與客廳裏小母親的訪問，她遞給地糕餅的小紙包的那種樣子，滿數瑣碎的事故，瑣碎的動作，瑣碎的撫摩，言語，音調，家常的姿勢，微笑的時候眼角上的褶痕，她坐下的時候發出的長嘆。

她又站在那裏看有頭，一半機械似的反覆有說。「她是死了，」所有這句的恐怖都給她變成真實的了；在那裏躺着的母親——小母親——死了的阿帶來媽媽。她一定永遠不再移動了，也不說話了，也不笑了，也不對着小父親坐下吃飯了，她一定永遠不再說道：「早上好，小約翰」了。她是死了！

她跪倒在絕望的激發之中，她的手撫着袖子，她用沈痛的聲調叫的時候，的咽理在外表裏頭，「哦，媽媽，我的可憐的

媽媽！」於是覺着她就像那夜逃出雪中的時候似的失掉了她的理性；她起來跑到窗頭吸吸新鮮空氣，夜間安慰的寂靜運了她靈魂裏便靜悄悄的流下淚來。

刺時一回到屋裏又坐在她母親傍邊，別種記念又湧到她的腦中；那些自己的生活——羅沙利，基爾勿；她的心裏辛酸的破滅，那麼一切事都只是苦楚，哀痛，不幸和死亡罷了。一切人都努力欺騙，一切人都撒謊，一切人都說你離過而流淚，人在那裏能尋見一點兒安息和幸福呢？沒有疑惑是在別種生存裏，靈魂脫離了人間經歷的時候，她於是思量起這個不可解釋的神秘來。

(未完)

南支那無政府主義者同盟對俄政府抗議書

——為解放俄國在獄同志與被放逐者——

——為恢復農工固有的自由——

「腦中的思想，槍裏的子彈。」雖是我們革命的成訓，然在後一件——子彈，我們是狠吝惜而，冀避免於不用，除非在革命途中的萬不得已時，因為人們是經過數次的進化，而更趨往無限的進化途中前進的。總求人類完全適合於人道，而淨去一切殘餘不理性的獸性，這是我們人類所祈求的。尤其是革命者所祈求的，自然律現於人性者即為理性。從斯多亞派（Stoic）主唱以來，受過學說上嚴重洗禮，早為人類所公認，而十八世紀後半期以至十九世紀之末，人道主義，漸至復活。這種自然的真理與定律，已令人類一般的心折而未由否認。自然狀

詐，虛矯，嫉妬，殘忍，慘酷，是獸性的殘餘，自由，平等，博愛，互助，是人類進化之養的人性，我們革命唯一的職責，不易的定義，當然勞刀刺除一切獸性，發揮全般人性，本人類大同之感情，為最高理想的運動。實行這種運動的，就是革命。所以避免慘殺及一切不人道的事，是一般革命者無上的希求，就是真馬克思的信徒，也向來反對死刑的規定。（現在我國為避免死刑，或槍斃同名詞，故稱最高刑罰是巧。）可見人類相信真理，本無二致。設有假借革命和主義的名，實行發揮獸道，阻碍人道的進步，我們人類就簡直地承認他們是「反革命」。矯偽，殘忍，是容易由自家揭示出來的，這種揭示，雖為一時一黨一國最習的人類自身回復野蠻獸性的宣示，實際運動，一面希望人類避免而毋蹈其覆；一面希望從事於人類復現運動工作者，用力反省或悔，這種與誠偉大的要求，意義的內含，是尊重全人類的人道與人格，冀圖避免全人類陷於最大的恐怖。

一九一七年俄國的二月革命，本來是俄國各派社會主義者通力合作的結果，平民勞動的羣中：社會民主黨，社會革命黨，無政府黨，奧布爾雪維克黨等。而布爾雪維克黨的代表，實佔最少數。以各派的合作革命，完成「羅布社」革命的雛形，價值的重要，因為世界所公認。不幸布爾雪維克黨用狡猾的政治手腕，高唱「和平與麵包」的口號；迎着前敵兵威受饑寒的壓迫，喉使彼得格勒守軍二次從事革命。十一月革命之結果，布爾雪維克黨擁有統治上無上之實權，而以形式實際之蘇維埃。從此各派的社會主義者，遂受蘇維埃俄羅斯政府絕對的排斥。誣陷，殘虐，放逐，監禁，屠殺。這種事實，普遍施行於社會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左派，工團主義者，對於無政府主義者，尤為慘酷些。

一九一八年四月無政府黨與社會革命黨左派，為維持一般平民的利益，反對勃來斯脫，里脫夫斯芬，和約——德俄媾和條約——就是布黨的布哈林派 (Buharin) 當時也極端反對的。然而終被據在克萊姆林 (Kremlin) 皇宮裏的布黨，最高無上的主權者 列寧戰勝了。勃來斯脫和約已然批准了。屠殺無政府主義者，這種辛辣的計劃，是早先就預備完全的。因為無政府主義者，風播全國。報章，圖書館，俱樂部，都是井然可觀，而為平民和勞動界所信仰的。還有自行組織的黑衛軍，這最是布黨嫉妬仇視的。所以社洛斯基在四月二十一日那天的晚上，率領對根似的赤衛軍，實行一切政治上無情的襲擊與屠殺，把莫斯科三十幾所無政府黨的俱樂部，和兩家報館……無政府勞動之聲……用強烈的炸彈彈毀滅。不知數的無政府主義者，在驚悸的彈震中焚化。這是布黨對於無政府黨第一次流血。隨後漸傳波於各地，這個不祥的開始，遂成「反革命運動」與「資本主義」回復的預兆了。

無政府黨雖身受這種慘痛，因為維護革命，當時並沒有用實力反抗蘇維埃俄羅斯政府，而仍然繼續反抗日黨與歐洲帝國侵略主義。馬夫曉將軍在南以方面積極的鬥爭，確是一個很公正而嚴重的表示。及到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六夜，蘇維埃俄羅斯政府解散已許可的合法會議，拘禁馬夫的無政府主義者數十人又搜查地主的住宅。一切農工的自由，蘇維埃俄羅斯政府製定無理的法律，嚴密禁止。無政府黨已然對於蘇維埃俄羅斯政府絕望，在莫斯科亦曾經過數百的激烈戰爭，實在出於不得已，結果終歸失敗了。因是無政府黨人又領受死刑或無期徒刑的宣告。後來又因自造紙幣，也有十名無政府黨被蘇維埃俄羅斯政府處以死刑。

(未完)